

新浪原创
vip.book.sina.com.cn

狄仁杰探案·壹

并州迷雾

【并州迷雾】
安娜芳芳 著

蓝玉观外那两堵漆黑的绝壁顶上，铺着惨白的月光，
透着难以形容的诡异和凄凉……

狄仁杰探案壹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九州奇案

安娜芳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并州迷雾 / 安娜芳芳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9-01914-3

I. ①并…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1678 号

并州迷雾

BINGZHOU MIWU

安娜芳芳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何晶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封面绘图: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 00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61 千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914-3

定价: 24.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第一次看荷兰人高罗佩所著的《大唐狄公案之御珠案》，应该还在读初中。从小就特别喜欢悬疑推理和探案的故事，福尔摩斯和波洛的探案故事是常备的课余读物，但是读《御珠案》时的惊艳感，却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何惊艳，情节的引人入胜自不必提，这是每一部优秀探案小说的基本要素，《御珠案》的与众不同在于：浓浓的中国历史氛围和典型的西方悬疑推理类型的结合，或曰，东方的古典浪漫与西方的冷静理性之完美统一。后来又陆续读了完整的《大唐狄公案》，一方面深深佩服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入了解，一方面也对文中不时流露的西方思维方式露出会心一笑。故事是东方的，逻辑是西方的，人物是东方的，人性是西方的，呵呵，很好很强大！

多年之后，当自己提笔创作这一系列狄仁杰探案故事的时候，我常常会忆起当初的体验，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想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书，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正因为有高罗佩的珠玉在前，编写狄仁杰的故事时，怎么西方化都不会显得过分。所谓西方化，首先是指故事的理性原则。因为悬疑推理这种小说类型，其严密逻辑和精巧架构的作品形式，来源正是西方的理性崇拜。连高罗佩都谈到，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逻辑混乱、鬼神迷信严重不符合现代读者的口味，所以他这个受理性教育长大的西方人，才会为现代的东方和西方的读者，创作一部新派公案小说。创作本书时，我尝试打破系列探案小说一个一个案件分别撰写的惯例，而是以狄仁杰人生最后一年多时间里的生活为主线，将所有的案件、悬疑、线索前后穿插、统一布局。真的常有在编写软件程序的感觉，所谓层层嵌套、大循环、小循环、变量、回归……天哪，货真价实

的技术活啊！但是非如此，不足以成就一套结构庞大、故事跌宕、内容丰富、悬念迭出、逻辑合理的故事。我衷心地希望，本系列能够凭借精密复杂的理性设计，令读者既有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又有智力激荡的推理乐趣。

其次，西方化指的是故事的冷静乃至冷酷的基调。这既是理性构思的直接效果，又是探案故事的特殊魅力。神探成为神探的必要条件是什么？超大的脑容量？错！无敌的常识？错！……根本的条件是：要有足够强悍、恐怖、冷血的谋杀s！（s表示复数形式）——本书，每隔几页就横陈一具乃至数具尸体，还必须死得够诡异，这样的书一定让人读得凉飕飕。当然，我的野心更大些，想达到的不是简单的感官刺激，而是深达内心的酷。在创作的时候感情充沛，但绝不让情感无节制地流于笔端，只在最关键最高潮的时候煽情，煽也煽得意犹未尽，煽得欲哭无泪。中国人普遍泪点低，容易动情，而我偏要让大家压抑。因此，当读者阅读本系列感到被虐又无从宣泄从而倍感郁闷之时，我所追求的西方式的冷酷，也就达到了！

当然，本系列毕竟是一个中国历史悬疑故事，而且是一个以广阔瑰丽、诗意奔放的大唐为背景的历史悬疑故事，那么书中不可或缺的，还有东方的古典浪漫。开始构思本系列的时候，我阅读了大量唐代的历史书籍，查阅了不少相关资料，本来只是为了写作做准备，可哪想到，对唐朝了解得越多，就越从心底里喜欢上那个时代。写作本系列的过程，对于我，仿佛是个重新发现唐朝的过程。真的没有料到，我们的先人还曾经生活在那样一个强盛、开放、自信、浪漫的年代。能够想象满大街胡食胡服胡语胡乐的时尚吗？能够想象男女私定终身受法律保护吗？能够想象强盗会因诗人的一首诗而放他逃生吗？能够想象那时候就有协议离婚吗？能够想象离婚协议中还有丈夫预祝妻子和自己分手后找到幸福的内容吗？能够想象吗，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千多年前！就在那个年代中外交流达到巅峰；就在那个年代丝绸之路延伸得最深远；就在那个年代女权空前绝后有了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就在那个年代诗人辈出写尽人间芳华……我中了唐朝的毒！于是，在本系列中，我也试图把我收集到的这些美轮美奂的时代风光，融入到我的故事中去，许多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更多的是我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这时候理性退居次席，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走到前台。效果如何还不好说，但至少希望，读者能够在冷冰冰的悬疑之上，又品出些许诗意的浪漫——而这一切，是唐朝的历史背景所特别赋予的。

谈过情节和背景,再谈谈本系列的人物。本文的主角有两位。狄仁杰,多种身份的千古风流人物。他是神探,又是政治人物,是文人,也曾领兵御敌。他身上有太多让人津津乐道的地方,既有断案如神的传说,也有与女皇武则天之间欲语还休的关系……总之,他太丰富太复杂,太令人神往,而我想把他拉下神坛,多少写出一些我所臆测的他的内心世界。另一位主角李元芳,却非历史人物,而是来自于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虚构。这个人物自诞生以来就受到广大电视女观众的追捧,充分迎合了英雄饥渴的时代困惑。由于是从电视剧里横空出世的,李元芳的背景相对模糊,引来钟爱他的人们无穷无尽的遐想,也留出了大片的创作空间。而我,既想让他在本文中驰骋于边关大漠,开拓出朝堂中的狄仁杰不太容易触及的广阔天地,也想塑造出一个区别于一般古代大侠的英雄形象。和狄仁杰一样,我也试图写出李元芳作为一个人的真实矛盾,在杀人如麻的冷酷外表之下,还原他东方男子的温柔内心。除了这二位主角,本系列还写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人物,有不少已经博得了读者的喜爱,令我颇感欣慰。

总之,努力了这么久,就是希望奉献给大家一部精彩的故事,一部让大家看了就放不下的故事。假如读者在看完这一系列之后,还有兴趣看到更多的狄仁杰和李元芳的故事,那么,我也就算大功告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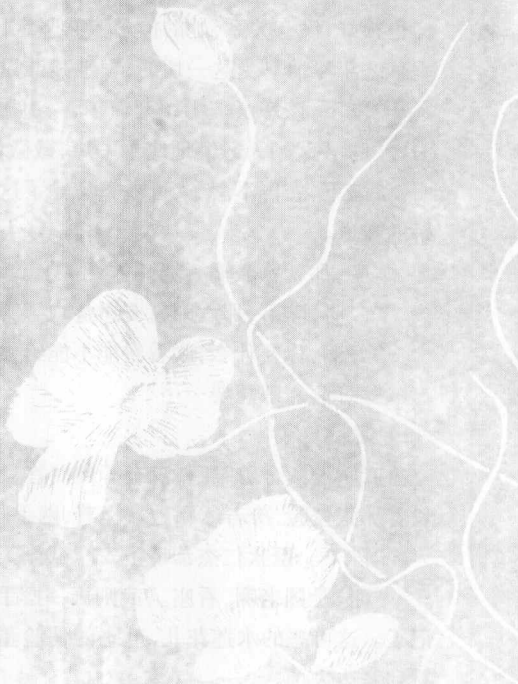


【自 序】	· 001
【第一章】	回 乡 · 001
【第二章】	险 境 · 023
【第三章】	父 子 · 043
【第四章】	凶 案 · 063
【第五章】	鬼 影 · 083
【第六章】	酒 案 · 105
【第七章】	爱 人 · 125
【第八章】	背 弃 · 143
【第九章】	搏 杀 · 163
【第十章】	毒 丸 · 183
【第十一章】	对 质 · 201
【第十二章】	真 相 · 221
【尾 声】	远 行 · 241

【第一章】

HUIXIANG

回乡





洛阳，上阳宫，御花园。

观风阁内，已经是一副残局了。武则天披着一袭绛紫色的锦袍，斜斜地倚在榻上，秋日的暖阳柔柔地铺排在她的身上脸上，这位年逾古稀的女皇，眼带春色，唇含娇俏，竟焕发出宛如年青女子般的妍丽容色来。她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对面的男子，眼神里满是爱意，如此充沛如此热烈的爱意，如早春花蕾般的爱意，通常只会绽放在情窦初开的少女身上的爱意，如今竟也在这垂暮的老妇人身上似惊鸿一瞥般地释放出慑人的力量。只是，当这力量产生于一位君临天下的女皇身上时，又会夹裹着怎样的颠扑众生的气象呢？此时此刻，她并不在意这一切，她的眼里只有面前那张水莲花般纯美端丽的脸，还有那具每个夜晚在她的手掌间铺呈开的没有丝毫瑕疵的身体。是的，她位居九鼎，尊贵之极。开天辟地，炎黄以下，只有她，唯一的她，身为一个女人而达到了万众之上的巅峰。但是，身为一个女人，她依旧有着最隐秘的渴望和最火热的欲念，在这副日益衰老的躯体上，凭借着权力燃烧到连她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程度。这样也很好，没有关系，她的信念依然坚定，她的头脑依然锐利，普天之下能够在垂暮之年尽情享受这一切的，舍她其谁呢？

“陛下，该您了。”男子开口了，一边抛了个妩媚的眼风过去。

“嗯。”武则天懒懒地应了一声，微微含笑，却并不动作。

“陛下，您再不落子，可就算您输了这局了。”男子又道，语气里透着恃宠作娇的味道。

“嗯，那就算朕输了吧。”

“哎呀，陛下，那六郎就要邀赏啦。”

“好啊，你要什么，朕看看能不能给你。”

“六郎，六郎想要……”

“嗯，什么？”

武则天微合着眼睛，没有等到回答，不由疑惑地睁开双目。却见张昌宗拉长着那张俊脸，冷若冰霜地端坐着，两手却痉挛地撕扯着袍服上的缎带。

“陛下。臣狄仁杰恭请圣安。”武则天猛一抬头，狄仁杰正长跪叩首。

“哦，是国老啊，看座。”武则天一摆手，竟是自己把宣召狄国老的事情给忘记了。这可恶的水莲花儿，可恶的俏脸蛋儿，在面前晃来晃去的，把正事都给晃到一边去了。

狄仁杰口中称谢，稳稳地坐下，连眼皮都没有向张昌宗那边抬一抬。

“自狄卿了结邗沟一案回到神都，已有月余，你我君臣今天还是初次晤面啊。”武则天向狄仁杰寒暄了一句，边瞥了张昌宗一眼，没出息的小样儿，还是那么紧张。

“连日来听闻陛下圣体欠安，老臣甚为担忧，总算今天得见天颜，清健如常，臣心甚慰。”狄仁杰侃侃道来，声音中自有一番恳切的情意，武则天不禁心中一动。

“哼。”张昌宗鼻孔里出着气，又拖长了声音撒娇地说：“陛下，咱们这局棋您到底还下不下啊？”

“不是下完了吗？你赢了。”武则天略略有些不耐烦。

“可陛下还没有打赏呢。”张昌宗不肯罢休。

狄仁杰不紧不慢地开了口：“陛下有事，老臣就告退了。”

“等等，朕还有事找国老。这样吧，国老陪朕去花园走走。”武则天起身，缓缓步出观风阁，经过张昌宗身边时，轻声叱道：“你去吧。”

狄仁杰肃立一旁，竭力克制着胸中翻滚的厌恶之情。张昌宗的一切，他的声音，他的脸，他的姿态，都让狄仁杰感到胃里发酸，恶心欲吐。女皇刚刚册封了张昌宗云麾将军的称号，据传闻都是缘于对这具毫无瑕疵的身体的热爱。狄仁杰微微眯起眼睛，似乎看见在另一个差不多同样年轻的身体上，那一道道深浅不一形态狰狞的伤痕。就在最近，这身体上才添了新的伤痕，伤痛还在折磨人，但是关于这个案子的奏折，女皇恐怕还没有读完，就撇在了一边。

“怀英？”武则天发现狄仁杰神情有些异样。

“是，陛下。”狄仁杰迈步跟上，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上御花园的甬道。力士和女官们远远跟随着。张昌宗往外走了几步，此时又停下来，回头朝武则天和狄仁杰的方向望去，恶狠狠地跺了跺脚。

武则天闷闷地自顾自往前走，狄仁杰一言不发紧随其后。突然，武则天停住脚步，长叹一声：“怀英啊，转眼又是一年秋深，你看这花园，两月前还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今日却已是落叶凋敝，真是时光如利刃啊。”

“陛下，微臣看到的却是新老交替，硕果盈丰。就算落叶凋敝，那也是归返大地，丰泽后代，可谓得其所哉。”

“哦？你这见解倒颇有新意。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也就没有那许多伤秋怀离之作了。”

“陛下，微臣的见解并不新鲜。微臣的见解只是承袭古来圣贤的教诲。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臣所以懂得，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自有其来处，自有其去所。臣所以才不愿做些无谓之感叹，而愿从容顺应于这更迭往复的自然之律。”

“说得好啊。”武则天轻哼一声，盯牢狄仁杰，“朕明白你的意思。更迭往复的自然之律，你是说朕也应该走到更迭往复的那一步了吧！”

“陛下！普天下均是陛下的臣民，后继者更是陛下的血脉。陛下的荣耀和威严上承自太宗天帝，下托于黎民苍生。这天底下至尊的荣威，必要有千秋万代的传承啊。”

“至尊的荣威，至尊的荣威。怀英啊，你说说看，至尊的荣威难道也换不来一个青春永驻？至尊的荣威难道也敌不过一个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是天数，至尊荣威乃人力。以人力敌天数，微臣以为不智。”

“狄仁杰！你还真敢说！”

“臣问心无愧。”

武则天点点头：“好啦，今天不谈这些。今天朕找你来，是为了你的事情。”

“我的事情？”

“是啊。怀英啊，近几年来，你几次三番上表要求致仕回乡，朕都没有答应你，实在是因为国事纷杂，朕离不开你这个股肱之臣啊。”

“蒙陛下错爱。老臣甚为惶恐。”

武则天摆摆手：“圣历以来，朕看天下昌平，边关宁定，百姓安居乐业，朕也倍感安慰。因此想到怀英你，多年来为了国事操劳，以花甲之躯四处奔波，身边无子孙颐养，亦少晚年静休之乐趣，实在于心不安。所以，朕近日才打定了主意，准你致仕回乡，择日起程。”

狄仁杰一愣，但立即镇定下心神，深揖至地：“微臣蒙陛下如此眷顾，惶恐之至。陛下实不该为微臣这样操心。致仕归乡是微臣多年来的心愿，今日得陛下降下天恩，许微臣了此心愿，微臣感激涕零。陛下，万岁万万岁。”

武则天双手扶住狄仁杰：“国老太谦了。国老这一去，朕实在不舍啊。只是朕心再不舍，也不敢始终违逆国老的心愿，望国老此去好自为之，多多珍重。”

狄仁杰微微颤抖着声音答道：“微臣明白。”

“好了，如此朕就不多留国老了。国老只需将阁部的事务做个交接，就可择吉日起程了。到时候，朕就不去送了，以免伤感。”

“是，微臣就此别过陛下。陛下，您也珍重！”

武则天点点头，狄仁杰倒退两步，正要转身，突然想起了什么，又上前一步奏道：“陛下，微臣致仕后也不需要卫队了，微臣这就将卫队遣返卫府。”

“嗯。”武则天点点头，看狄仁杰仍在踟蹰，问道：“怀英，你还有什么事吗？”

“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哦？你说。”

狄仁杰犹豫了一下，道：“陛下，臣想恳请陛下准臣带上卫士长李元芳一同返乡。”

武则天颇有深意地看了看狄仁杰：“李元芳虽是国老的卫士长，但也是朝廷的千牛卫大将军。国老此去不需卫士相随，李元芳就该留在朝中继续为国效力。不知道国老要他随你一同返乡，是什么道理？”

“微臣明白。只是元芳与我相伴十余年，情深意厚如同父子，微臣着实在不忍与他分离。”

“可是李元芳并不够致仕的资格，如果要陪你返乡，难道你要他辞官不成？”

“看来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哦？你是不是也应该问问李元芳他自己的意思？”

“不必了。微臣心里有数。”

武则天摇头道：“怀英啊，你这个请求恐怕朕不能答应你。李元芳是重臣，朕还要用他呢。朕不会准许他辞官，朕也不会准许他与你共同返乡。”

狄仁杰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个不停，不，他告诫自己要冷静，定定神，再次开口道：“陛下。狄怀英是大周的臣子，李元芳是大周的将军。我二人的生和死都是陛下的，也是大周百姓的。为了陛下和大周，我们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然今天老臣有这一请求，实在是因为邗沟案中，元芳身受重伤，至今没有痊愈。这次返乡，老臣想趁机带他去休养，并州还有老臣相识多年的名医，可以为他调治。老臣可以保证，一旦元芳身体复原，老臣即令他回返神都，为陛下效力。”

“怀英，你自己不就是大周朝的国手，为李元芳治伤何须另请名医？”

“陛下圣明，应知医者不治至亲之人。”

武则天一愣：“哦？怀英你……”她沉吟着，终于点头道：“都说你将李元

芳视为己出，今天看来还真是舐犊情深哪。如果朕再不答应你，倒显得朕不通人情了。好吧，就让李元芳随你一同返乡吧。不过，朕有个条件，三个月后李元芳必须回京复职。在这三个月中，暂时保留其检校千牛卫大将军之职，但免去一切实际职务，停发俸禄，官凭上交卫府。待三月返京后再另行区处。”

“臣代元芳谢陛下隆恩。”

“怀英啊，再过两个多月就是新年，又恰逢你的寿辰。回乡好好庆祝一番吧，朕到时候自会有厚礼相祝。好啦，你去吧。”

狄仁杰跪倒在地，含泪叩头：“陛下隆恩，臣感激涕零，虽肝脑涂地无以回报。老臣去了。陛下您要千万珍重，珍重千万啊。”

武则天缓缓离去，狄仁杰仍然跪在那里，跪了许久，几缕白发从帽檐下探出，在秋风中抖抖索索，他低着头，一片枯叶飘飘荡荡地正好落在他的面前。狄仁杰这才摇晃着站起身子，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凉和空荡，一阵鲜明而不祥的气息，让他在一瞬间竟有些晕眩。他第一次不敢肯定，自己今天的言行究竟是对还是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他没有时间周密思考，几乎完全凭借本能做出了判断，并且下了赌注，可是他甚至都不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局棋，棋枰的对面又是谁。

“回去，该回去了。”

狄仁杰慢慢步出天津桥时，天色都有些擦黑了。狄春迎上前来，将他扶入马车中，一边吩咐起行，一边嘟着嘴道：“老爷，下回小的能不能不穿这件袍子啊？您看我在这里候了您一天，就让人当怪物瞧了一整天。”

“什么？”狄仁杰一愣，看清楚狄春身上那件价值连城的羽缎锦袍，忽然大笑起来：“好啊，不用穿，以后再也不用穿了。狄春啊，回去后你就把它烧了。”

“是！老爷！”狄春响亮地答应着，高兴极了。自从上回老爷连赢三局双陆，从张昌宗身上赢下这件武皇钦赐的集翠裘后，每次进宫就让他狄春穿着这个袍子，实在把他腻味坏了。总算今天老爷心情好，以后可以不用受这个罪了。“老爷，小的回去就把它烧了，这袍子上一股子又甜又酸的怪味，烧了才干净！”

洛阳，狄府。

夜深了，二更已敲过。狄仁杰的书房里灯火通明，却安静得没有一丝声响。狄仁杰埋头翻阅着面前的公文，并不时停下来思索着。一杯香茶递到了

他的手边，狄仁杰伸手端过来喝了一口，并不抬头，只微笑一下道：“元芳，今天回来就没看见你。现在又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李元芳道：“大人。下午圣旨过来了。卑职接了旨就去卫府交割，张环他们硬拉着我喝饯行酒，刚刚才散。”

“哦？这么快。圣旨怎么说？”

李元芳疑惑地瞧瞧狄仁杰，道：“圣旨说陛下已经准了大人致仕返乡，即日启程。并命卑职即刻遣回卫队和军头，官凭交还卫府，随行伴护大人回乡。大人，这些您都知道了吧？今天皇帝就是为了这件事召您进宫的？”

“嗯。皇帝确实是为了这个召我进宫的。那么，现在我倒想问问，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大人和皇帝商量好的事情，我能怎么看？大人，您年事已高，本不该再太过操劳。这回皇帝开恩准了您致仕，您就高高兴兴地回家咯。”

“我自然如此，那么你呢？”狄仁杰站起身，背着手在屋里踱起步来。

李元芳低着头，目光跟随着狄仁杰的步子，轻声道：“大人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狄仁杰一转身，注视着李元芳的眼睛：“胡说！你是朝廷的千牛卫大将军，又不是我狄仁杰的私人卫属。你的职责在朝廷，在大周，而不是在我狄仁杰！”

李元芳道：“大人，今天卑职已经交出了大将军的官凭，此时此刻，元芳已经不是大周朝廷的大将军了。元芳跟随大人这么多年，看得十分明白。所谓权位，予取予夺，本都是朝廷的一句话。为国效力是军人的本分，也是元芳的心愿，但却不是为了当什么大将军。在元芳看来，保护大人，协助大人，就是为国效力，绝不单单是做您的个人卫属。因此大人需要元芳一天，元芳就为大人效力一天。哪天大人不需要元芳了……元芳自会向朝廷请命去镇守边关，有朝一日为保家卫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才是元芳理想的归宿。”

狄仁杰的心颤了颤，李元芳平日里略显沉闷，很少如此剖白心意，他今天这是怎么了？朝他看看，却是一脸的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话也没有说过。狄仁杰狠了狠心，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形势所迫，今天少不得再逼他一逼，便道：“元芳，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只是以今天你我的身份，不论做任何的决定，都必须详加斟酌。我要求致仕归乡这么多年，圣上始终不准，为什么今天突然就准了呢？这背后的原因你想过没有。还有，过去圣上也曾恩准我以闲官身份在五平奉养，并特封你检校大将军职伴我身边。可是这一次，



陛下根本不允许你与我同行的。是我几番恳求之下，她最后才答应你随我归乡三个月，还要免去一切实际职务。这又是为什么？”

李元芳愣住了。

狄仁杰瞥了他一眼，本来也没打算让他回答，便继续说下去：“我们办完邗沟覆船案回京已有月余，皇帝虽有褒奖却始终未曾亲自召见过你我。这完全不符合她的个性。当今陛下的精明谨细本就世所罕见，对于像盐铁漕运这样的国家大事，她从来就是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的。然而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陛下疏于朝政懒问世事，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卑职听说陛下近日来龙体欠安，所以无法过问朝政。”

“哼，龙体欠安！今天我见到皇帝了，她的精神好得很哪。”

“大人，您到底想说什么？”

“元芳啊，别着急，来，坐下。”狄仁杰亲切地拉着李元芳坐在自己身边，突然换了个话题：“今天张环他们拖你喝酒了？”

“是。”

“那你有没有吃亏？”

“怎么会？！就他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打架打不过我，喝酒也喝不过我。”

“呵呵，不错，不错。呃，我怎么闻不到酒气？”

“大人！卑职一回来就去更了衣，才到您这里来的。卑职怎么能让酒气熏污了您的书房。”

“咱们的李大将军果然是精细啊。”

李元芳朝狄仁杰笑笑，道：“大人，您就别光顾着打趣我了。您再这么兜圈子，我的头都疼起来了。”

狄仁杰道：“唉，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本就不该喝酒，现在怎么样了？”

“我没事，大人，您还是说正事吧。”

狄仁杰长吁一口气，正色道：“元芳，你我心里都明白，皇帝疏于朝政并不是因为身体有病，而是因为她越来越沉迷于男色嬖宠而无法自拔。今岁以来，她先后授封张氏兄弟侍郎位和将军衔，又建控鹤府，广揽天下男色。而她这样做，无非是对年华老去的恐慌和盛隆威严的眷恋。你知道吗？元芳啊，作为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老人，有些时候，我尚可以理解她。但作为臣子，我却无法认同她的行为，因为她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她是当今的皇帝！她的所有

行为都会给朝廷,乃至整个大周带来深远的影响。她实在不该如此放纵自己的欲望。如今,二张拜将封卿,仗势欺人狐假虎威,做出了许多令人齿冷的可耻行径。更可恨的是,他们在原来就纠结不清的李唐和武周的矛盾中,添加了一股势力,使得局势更加纷繁复杂,混沌不清。再加某些想趁渔翁之利的人,纷至沓来,妄图从这塘浑水里面取到各自的利益。今天的大周形势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凶险啊。”

“大人,那二张只不过是面首而已,难道他们会对光复李唐产生不利的影晌?”

“元芳啊,面首又怎么样?史上不是没有从面首出身最终篡夺权位的例子。而且,正因为他们是面首,无才无德,没有任何根基,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蒙皇帝的恩宠,而当今的皇帝又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所以他们才会更加焦虑更加急迫地要取得权力。他们的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趁着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巩固他们的地位,那么一旦皇帝宾天,等待他们的恐怕是比死亡还要恐怖凄惨的命运!元芳啊,种种迹象都表明,最近这几个月来,这二张四处勾连,招兵买马,加紧活动,似乎正在酝酿一个庞大的计划。而今天发生在我你身上的事情,应该正是这变化的一部分。”

“大人,您是说:是这二张促使皇帝准您致仕归乡的?!”

“暂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皇帝终于下定决心让我致仕,一定与最近朝廷里这些势力的此消彼长有着密切的关联。过去这些年,皇帝对我不是没有猜忌没有顾虑,但是根本上她还是信任我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她始终不允许我致仕,甚至在我辞官五平时,她也依然允许你陪护我的身边。因为在她的心里,始终还是相信我能够为她分忧,而你又恰恰是我最得力的臂膀,故而这些年来她对你也一直恩宠有加。当今皇帝是个十分多疑的人,最最忌讳的就是大臣之间勾连朋党。因此我行事一直十分谨慎,从不与朝中的其他重臣交行过密。但是元芳你说说,你这个千牛卫正三品大将军,真正的朝廷重臣,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在我的左右,算不算我的朋党呢?”

“大人!”李元芳急得腾地站起身来,狄仁杰当做没有看见,继续往下说:“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人对你我又忌又恨,但就是因为皇帝的信任和庇护,谁都奈何我们不得。也因此,我们二人才有了这长达十多年的缘分啊。但是今天,皇帝第一次表示了要把你从我身边调开的意图,这只能说明今天皇帝对我的

忌惮超过了信任！她不仅要我离开洛阳，离开这个漩涡的核心，她还要我失去你这个臂膀，要你独自一人来面对这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所以，我才更不能答应皇帝把你一个人留在洛阳！”

李元芳的脸上，此时的冷峻刚毅取代了方才的困惑神情，他向狄仁杰微微欠了欠身，轻声道：“大人，都是元芳不好，是元芳连累您了。”

狄仁杰摆摆手。

李元芳沉默了一会儿，又道：“大人，卑职只是一介武夫。虽官拜检校千牛卫大将军，但从从不统领府兵，也没有实际的权力，一旦离开了大人，以卑职看来，在旁人的眼里，卑职未必是大的威胁。卑职今天接过圣旨后就已拿定主意，三月后回神都时就会求陛下遣我去塞外服役。不论是漠北还是朔西，卑职就去那些最苦最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卑职觉得，这样做陛下应该不致再忌惮于我，卑职也可以了却多年的心愿。”

狄仁杰厉声道：“你想得太简单了！元芳啊，过去这十年来你跟着我可是得罪了朝中不少人啊。对这些人来说，你我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早除除之而后快。过去他们不敢动手其实不是因为你我，而是因为皇帝。今天的变故对他们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不再信任我们。那么，要罗织若干罪名，将你置于死地恐怕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被构陷入狱的。而我如果不是先屈意认罪，再施计托书皇帝上陈冤情的话，恐怕早就死在了例竟门内了。但是元芳，以我对你的了解，只怕你是绝对不肯委曲求全，甚而不屑于申诉自保……我说得对吗？”

李元芳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注视着狄仁杰。

狄仁杰沉吟半晌，又道：“元芳啊，于我个人，致仕是福不是祸。但是对李唐，我却不能轻易地抛开我的职责。这次皇帝毕竟给了我们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足够我们静观其变，认清形势，再巧妙布局。三个月后等你再回洛阳之时，我要你成为插入这个政治漩涡中心的一柄利剑，替我来守护李唐的神器，继续匡复李唐的大业！”

李元芳道：“大人，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你说。”

“三个月后我必须留在洛阳，是吗？”

狄仁杰站在窗前，凝望着深黑色的夜空，缓缓地说道：“元芳，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预感到，这三个月中将会发生很多事情，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